



這樣的詩人 余光中

王梵志與白話唐詩

陸茂清

據近代白話文先驅胡適的《白話文學史》考證，早在唐朝初年就有白話詩了，其鼻祖是為王梵志：「白話化的趨勢比我六年前所懸想的還要更早些幾百年！卻不料隋唐之際已有白話詩人王梵志了。」鄭振鐸的《中國俗文學史》中，也曾介紹了王梵志其人其詩。王梵志，黎陽（今河南浚縣東南）人，生於隋末，青年時代即熟讀儒家經典，文思敏捷，尤愛作詩，見物見事，或描繪，或有感而發，出口成章，甚有義旨。
「吾家昔富有，吾家多有錢……近逢窮業至，緣身一物無。」從王梵志自傳式的詩中，可知其曾家境優裕，後因天災人禍而家道中落，淪作了一無所有的「赤貧」。
為生活所逼，王梵志當過僱工，討過飯，後來削髮為僧。雲遊四海化緣齋流浪生活中，耳聞目睹人間七情六慾甜酸苦辣事，加之自己歷盡滄桑，飽經憂患，感慨良多，有心以詩的形式，展示人情冷暖，嘲諷醜陋，宣揚教化，作喻世、醒世、警世之說。
《辭海》謂王梵志的詩「語言淺近，大半類似佛家偈語」。言之確鑿，其詩信口信手，淺切形象，村樸能誦；又言近而旨遠，發人深省。
如斥責兒女不孝：
只見母憐兒，不見兒憐母。／長大娶得妻，卻嫌父母醜。
爺娘不睬話，專心聽婦語。／生時不供養，死後祭泥土。
如勸人孝敬父母：
你若是好兒，孝心看父母。／五更床前立，即問安穩不。
如勸人善待貧弱：
他貧不得笑，他弱不得欺。／太公未遇日，猶自獨釣魚。
如勸人摒惡揚善：
惡事總須棄，善事莫相違。／知意求妙法，必得見如來。
如勸人知足心安：
知足即是福，不假多財錢。／谷深塞易滿，心淺最難填。
盛衰皆是一，生死亦同然。／無常意可見，何勞求百年。
如譏諷虛假親情：
造作莊田猶未已，堂上哭聲身已死。
哭人盡是分錢人，口哭原來心裡喜。
王梵志的白話詩，是名副其實瑰瑤唐詩中的一朵奇葩，盛傳於民間，曾為唐代的各個詩人，如寒山、拾得、王績、王維、顧況、元稹、白居易、羅隱等推重仿效，王維還美稱之為「梵志體」。據胡適考證，杜甫的《石壕吏》，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，賀知章的《回鄉偶書》等名篇，均屬梵志體。宋代也有多人模仿梵志體寫詩，包括陳師道、黃庭堅、范成大等大家在內。
屬通俗文學的王梵志詩，被自認為「陽春白雪」的正統派視為「下里巴人」，所以進入明清以後，漸漸失傳乃至湮沒無聞，清康熙年間編纂的《全唐詩》，竟無一首梵志詩收錄其中！直到光緒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〇〇年），梵志的白話唐詩方才重見天日，在敦煌莫高窟一個封閉了千年之久的秘密石室裡，發現了王梵志詩多卷。但多數被英國考古學家史坦因和法國探險家伯西和席捲而去，後經劉復、鄭振鐸、孫堂、董養年、張錫厚、郭在貽等想方設法收集、整理，劉半農還曾去巴黎圖書館抄錄，王梵志的詩集終於漸成規模，再顯嶄嶄。如一九二五年有劉復校錄本，收入《敦煌掇瑣》。一九三五年有鄭振鐸校補本《王梵志詩》一卷、《王梵志詩拾遺》。一九八三年張錫厚搜集整理的《王梵志詩校輯》最為完整，收錄敦煌及唐宋詩話、筆記小說中的梵志遺詩共三百三十六首。

拯救保護嬰兒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，歷史上有眾多好心人努力為之，其中的一個，是「唐末八大家」之一的蘇東坡。
蘇東坡因與朝廷政見不合，被逐出京都，貶為有職無權的黃州（今湖北黃岡）團練副使。閒來無事，採集民情風俗，廣交朋友。
一日，有個叫黃天麟的鄉民來看望他，向他講起了黃州地區的一個惡習，就是老百姓因天災人禍家庭不堪負擔，往往淹殺初生嬰兒，其中又以女嬰為多。黃天麟還講了嬰兒被淹殺時的慘狀：「初生輒以冷水浸殺，其父母亦不忍，率常閉目背向，以手按之水盆中，唧唧良久乃死。」向來有好生之德的蘇東坡「聞之辛酸，為食

蘇東坡救兒會

不下」，有心解救這些不幸嬰兒。如何解救呢？他利用自己的「名人效應」，多方奔走呼號，籌組起了一個慈善團體，取名為「救兒會」，號請心腸慈悲為人正直的鄰居讀書人古某擔任會長，兼掌管錢物，又請安國寺一個和尚當會計，主管帳目。
蘇東坡又擬定章程，救兒會向富人募捐，請求他們每年捐給善款十緡，用來買米、買布、買被褥。同時派人四出，深入窮鄉僻壤，調查貧苦的孕婦，如答應養育嬰兒的，則贈以金錢，食物，衣裳；凡捐款者、養育嬰兒者，均記功德簿，公告於眾，以資弘揚，使垂範後世。
他又身體力行，將俸祿中的大部貢獻給「救兒會」，自己不惜挨凍受餓。消息傳出，百姓感動之餘爭相解囊，到救兒會捐獻善款者絡繹不絕。為求治本，東坡寫了《上鄂州太守朱康叔

馮進
負責接待，雖然盡心盡力，可是難免掛一漏萬，成為晚宴上製造混亂的「司混」(Master of Confusion)。夏氏作為英美文學教授，還曾經自告奮勇為吳魯芹的女兒寫小學作文，自以為一定能贏得高分。不料屢戰屢敗，一連三篇作文，每次都是低分。已經不吃香了，老師推舉的是少年老成，滿口家國天下，讓這個大教授感嘆中國教育對「兒童心靈的戕害」。這則軼事，幽默中自有反思本國文化，批評當代社會的深意。
其實，吳魯芹對於生活中的事物，從睡覺、喝酒、請客、喝湯、買書、生病到墓誌銘，都見解獨特，也擅長炮製新異語匯。譬如認為在美國「添陪末座」，被追參加無數雞尾酒會之危害大於酷刑，後果更重於戰爭，還把對此想法一致認同者稱為「同胞」。他又為自己少買書自辯，說「我養羞澀的清貧文人，偶買一書是至大樂趣，而家中書少也可以避免逃離時」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抱書，或者顧此失彼，不能兩全的窘境。他更自承懶散，小時候因為更瞭解「勤快」的目的，是為了「懶散」，推崇把懶散之心和懶散之心、羞惡之心並提，因為「它縱無積極貢獻，但無形中減少爭端，帶來寧靜，也不無微功的」。

《這樣的詩人余光中》 許定銘
余光中(一九二八——)是當代舉世知名的詩人、散文家和學者，著作等身。早在一九六〇年代，他以「右手寫詩」，「左手寫散文」的評語已享譽台灣文壇，社會地位舉足輕重。因此，凡評論到他的文章，多以褒為主，而貶的，似乎就只有陳鼓應的批判。
陳鼓應(一九三五——)是股海光的得意弟子，專研老莊的哲學家。一九七七年，他突然很有興趣的翻閱了余光中的詩集，細讀之下，發現他「矯情造作、無病呻吟的氣氛很濃」。於是，便寫了《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》和《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》兩篇長文，發表於《中華雜誌》上，後來還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書《這樣的詩人余光中》。這本出版於一九七八年初的小冊子早已不在手邊，但，深紅底色配以豎起文中指掌頭的構圖卻印象深刻，至今不忘。陳鼓應的評論和小書《這樣的詩人余光中》在一九七八年的台灣文壇掀起了強烈的風暴，正反的辯論文章熱鬧過一段日子後便沉寂下來。在事件已幾乎完全褪色的今天，我有幸讀到了不文的封面，增加了陳鼓應的《三評余光中(一九八九)》，此書取消了談事件的始末，曾祥鐸的《那有侮辱民族靈魂的詩人》、李勤岸《一尊偶像的崩潰》……等多萬字，是本很有趣的書。

處子之湖

文史叢譚

湘湖與西湖，一個在蕭山西，一個在杭州西。錢塘江從蕭山開闢至杭州開口一段，江流蜿蜒曲折，形似反寫的「之」字，因此人們把這段江道稱為「之江」，湘湖和西湖就成了「之江」南北的姐妹湖。它們原本同為東海海灣，又先後與大海分隔，形成瀉湖。可見鴻蒙開闢之初，兩湖還真是「一母所生」，但是命運卻截然不同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前幾年在湘湖跨湖橋發現一隻八千年前的獨木舟，真是大大地驚艷了世界。因為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人類最早使用的獨木舟。「夫越性脆而愚，水行而山處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。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。」這句話據說是越王勾踐說的，聽起來是妄自菲薄的話，其實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。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」云云是很自負的，至少可以嚇唬嚇唬對手。跨湖橋獨木舟的出土恰恰印證了勾踐不是吹牛。因為在勾踐之前幾千年，古越民族就已經掌握超級前沿的水上技術，可以駕著一葉扁舟在湘湖上自由來去。春秋末期，湘湖一帶屬於越國疆域，是吳越相爭的主戰場之一。越國在湘湖城山築有固陵城。《越絕書》載：「浙江南路西域者，范蠡敦兵城也。其陵固可守，故謂之固陵。其所以然者，以其大船軍所置也。」可見勾踐有一支雄偉的水師。無奈吳國與越國本來就是習俗同，語言通，水上作戰也不弱。反正在湘湖之後勾踐是慘敗的。以後又一敗再敗，所以後來才有卧薪嘗膽以及西施入吳這樣的故事發生。



馮進
「壽昌」書》，呈請是朋友的朱太守下令禁絕淹殺嬰兒。
信中，他首先道出了黃州地域「多鰥夫」的原因，在於「尤諱養女，故以民間少女」。繼而懇切進言：「准律殺殺子孫，徒二年。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，使召諸保正，告以法律，諭以禍福，約以必行，使歸轉以相語，錄條粉壁曉示。」又建議明令設立舉報之制，獎勵舉報人，舉報淹殺嬰兒者及隱瞞不報的鄉官。
蘇東坡對朱太守寄於厚望又是敦促：「只要依律懲處數個敢於以身試法者，此風便革，「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，公能生之於萬死中，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。」
蘇東坡視救兒會為無量功德事，稱每救一嬰，實為心頭一大喜事。

馮進
燈下集
他負責接待，雖然盡心盡力，可是難免掛一漏萬，成為晚宴上製造混亂的「司混」(Master of Confusion)。夏氏作為英美文學教授，還曾經自告奮勇為吳魯芹的女兒寫小學作文，自以為一定能贏得高分。不料屢戰屢敗，一連三篇作文，每次都是低分。已經不吃香了，老師推舉的是少年老成，滿口家國天下，讓這個大教授感嘆中國教育對「兒童心靈的戕害」。這則軼事，幽默中自有反思本國文化，批評當代社會的深意。
其實，吳魯芹對於生活中的事物，從睡覺、喝酒、請客、喝湯、買書、生病到墓誌銘，都見解獨特，也擅長炮製新異語匯。譬如認為在美國「添陪末座」，被追參加無數雞尾酒會之危害大於酷刑，後果更重於戰爭，還把對此想法一致認同者稱為「同胞」。他又為自己少買書自辯，說「我養羞澀的清貧文人，偶買一書是至大樂趣，而家中書少也可以避免逃離時」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抱書，或者顧此失彼，不能兩全的窘境。他更自承懶散，小時候因為更瞭解「勤快」的目的，是為了「懶散」，推崇把懶散之心和懶散之心、羞惡之心並提，因為「它縱無積極貢獻，但無形中減少爭端，帶來寧靜，也不無微功的」。

親民一招 姚船
客居語
戶敲門送傳單，在政見介紹會或辯論會上慷慨激昂，一副民之代表非我莫屬的樣子。不過，等上位後，不少競選承諾早已飛到九霄雲外。親民，也許就是一種手法而已。
記得來加後第一次參加慶祝國慶活動，是到省議會大樓前的皇后公園。人們三五成群，悠閒走走，或坐在草地上聊天，小孩子揮舞著紅色楓旗，四處奔走，到處洋溢著歡樂平和的氣氛。升旗禮過後，省長致詞。我們有點好奇，想看省長是個什麼樣，就走到台前去。簡短發言後，他隨意走下台，和民衆握手，互祝節日快樂。當時我心裡有點震動，這當官的，怎麼一點架子都沒有？如果原居地的幹部首長們能這樣，不要板著臉孔，高高在上，多到政治界中走走，笑臉相迎，那該多好！後來年復一年，才知道這些是西方政治人物練就的親民動作，是踏足仕途的必修課之一，習以為常。如今，共收到總理、省長和市長三封賀信，我真誠對他們說聲thank you，除此，依然是一片平常心，因為這是一個普通公民應該也可以得到的權利。

湯敏
蘇軾將西湖比作西施，人人以為絕配。但是西施和西湖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。倒是湘湖，那可是西施「曾經換舞衣」的地方。美女西施就是在湘湖之畔脫去布裙荆釵，「揚蛾入吳關」，「千秋竟不還」的。這樣一路說來，在上古和中古時期，湘湖顯然比西湖顯赫得多。可是後來，西湖得到名宦士的調教和宣傳，名揚天下。被這位闊綽的姐妹一襯托，湘湖落寞了。善於寫掌故的鄭逸梅就很感慨：「和杭州一水之隔的蕭山有個湘湖，那風景勝跡，不在西湖之下，卻湮沒不彰。」單論風景勝跡、名人題詠，湘湖比起西湖又如何呢？明代劉伯溫《題湘湖圖》詩云：「君山洞庭隔江水，彭蠡無風波浪起。明窗曉曉晴窗開，興入湘湖三百里。」將湘湖與煙波浩渺的洞庭湖、鄱陽湖相提並論，鍾愛有加。
人說西湖是「三面雲山一面城」，湘湖則是四周青山屏列，青螺翠黛，各呈其姿。東岸有西山，傳說東晉名士許詢在山中居住，蕭然自適，所以又叫做蕭然山。不僅景物秀美，而且有白龜、淨土寺等名勝。淨土寺的門聯是徐潤撰，祁彥佳書：「千家郭外西天竺，萬頃湖邊小普陀。」南岸石巖山，岩石裸露、山勢險峻。有先照寺、一覽亭、宋、明時期建造。另外還有木尖山、岐岐山、小礫山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都是景致清佳，妙趣天成，更不缺少名人遊蹤、詞客留跡。西湖分外湖裡湖。湘湖則分上湖下湖，上湖壯美，下湖秀媚。山中有湖，湖中有山。張岱在《陶庵夢憶》中說：「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為眼中黑子，湘湖比小阜、小墩、小山，亂插水面，四圍山趾，稜稜碼碼，濡足入水，尤為奇峭。」



江南綠 陳志宏
綠是江南的原色，點點嫩綠，團團碧綠，片片翠綠，或淺或深，亦鮮亦燦，像神奇畫師毫不憐惜地從顏料盒裡傾瀉而出，蓬蓬然，勃勃然，生機無限。江南四季皆有不可阻遏的鮮綠衝動。江南是行動派，綠是永恆不變的語言，更是錦衣義舉，令人欽羨。
綠來報幕，喧嘩與騷動的江南大戲，輪番上演。綠染江南，無以阻滯，好似頑皮的孩子，田野裡，荒山上，樹底下，石縫間，無處不躲，無處不藏。江南的綠啊，如飴食，又似雪飄，像微蟻緩爬，又如大衛的箭疾走，恣意汪洋，酣暢淋漓。
宋人王安石詩云：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。」非也，非也！江南綠不為春風賞賜，實乃本性使然。沒有春風眷顧的隆冬，風雪飛臨，仍有黃綠的草樹，深綠的葉。綠是江南不變的性格。唐代詩人韓愈在《早春》一詩中寫道：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。」近觀遙看，景不同，綠有異。一語道破柔媚江南一個綠的秘密——草綠是江南的底色。你看那無所不至，無所畏懼的樣子，油油的亮亮的小草，詮釋著微小生命亦有強大的力量。
秋後，一片衰枯，野火燃過，寸草難留，不必擔心如此厄運，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說：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曾有人歌頌巨石底下抽莖拔葉的小草，生命力多麼頑強啊。而我想吟誦一株不起眼的無名草，它竟然長在塑膠跑道上，突兀兀，驚艷人眼。跑道一層砂石一層水泥，再累加一層柏油一層膠粒，無土無極無營養，經水浸潤，這草便蓬勃而生，快樂而長。這是怎麼樣一種無畏精神啊！有這樣的草，江南綠，能不神奇，不偉大嗎？
江南綠，有詩意的層次，韻律的美。
草色打底，大包大攬的豪邁樣，將綠鋪陳在江南處處。草綠很低，直低到泥縫水裡去了。灌木和小喬把江南綠引至深濃，像是音高八度，便有雄渾之氣，遼闊之境。高深的綠，有喬木來裝扮。高壽古木如樟楓樺柞栎栲樹，枝繁葉茂，一樹百蔭。綠在雲煙之間，清淡出塵，清歡出世，搖曳生姿，如婀娜中顯露凌厲的風骨。更有溝邊芭茅，水裡蘆葦，陰濕面的苔蘚，一寸寸佔據，一點點籠絡，不論旱澇，亦不挑別陽光，綠得自由自在，得得意意，不給江南餘漏空白。
由高處往下看，濃綠的一團，淡綠的一片，井然有序，像是樂譜上繁茂的勾劃絲毫毫不亂地隨綠五線間。紅黃白藍紫的花，星星點點，美綴其間，江南綠便紛紛起來，靈動起來，像月光下緩緩鳴奏的小夜曲。由晨而昏地遠眺，詩一時，歌一時，江南綠在光的統合下，興味盎然，意蘊悠然。
經冬復歷春，葉枯葉榮，葉落葉生，不改蘊蘊之味。春來鮮綠，夏時勁綠，秋後淡綠，冬日暗綠，四季之景異，而江南綠不變，只是輕重有別罷了。
那年初春，接待一位豫北來的朋友，臨別，問他的江南印象。朋友說：「江南真是綠得刺眼，綠得不可思議啊！」好一個「刺眼」、「不可思議」呀！身處江南，一直以來喜於綠，醉於綠，卻鮮有聞聽如此概括江南綠的靈動傳神之語。閒來無事，喜歡在綠的海洋裡漫步，悠悠徜徉，屢痕印在江南處處。一路走來一路歌，心中的煩憂困苦，事業上的失意，場面上的失態，情境中的麻痺，寫作時的失言……人間所有的痛苦和不快，便統統融匯在雅致無邊的綠意裡了。
江南綠，一個值得吟詠終生的詞，一曲歌唱百回而不厭的歌。在江南人的生活裡，在人們的心裡，永存；在文人的筆下，在愛美人的取景框裡，永生。

馮進
燈下集
他負責接待，雖然盡心盡力，可是難免掛一漏萬，成為晚宴上製造混亂的「司混」(Master of Confusion)。夏氏作為英美文學教授，還曾經自告奮勇為吳魯芹的女兒寫小學作文，自以為一定能贏得高分。不料屢戰屢敗，一連三篇作文，每次都是低分。已經不吃香了，老師推舉的是少年老成，滿口家國天下，讓這個大教授感嘆中國教育對「兒童心靈的戕害」。這則軼事，幽默中自有反思本國文化，批評當代社會的深意。
其實，吳魯芹對於生活中的事物，從睡覺、喝酒、請客、喝湯、買書、生病到墓誌銘，都見解獨特，也擅長炮製新異語匯。譬如認為在美國「添陪末座」，被追參加無數雞尾酒會之危害大於酷刑，後果更重於戰爭，還把對此想法一致認同者稱為「同胞」。他又為自己少買書自辯，說「我養羞澀的清貧文人，偶買一書是至大樂趣，而家中書少也可以避免逃離時」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抱書，或者顧此失彼，不能兩全的窘境。他更自承懶散，小時候因為更瞭解「勤快」的目的，是為了「懶散」，推崇把懶散之心和懶散之心、羞惡之心並提，因為「它縱無積極貢獻，但無形中減少爭端，帶來寧靜，也不無微功的」。